

乡情乡韵

故乡的河(上)

□刘中华

我的家在太行山中部,黄土高原东部边缘狮脑山东麓,桃河南岸。村落似莽,东头西尾,河道如脊梁。东起五渡川,沿桃河南岸西行至筒子沟口,由筒子沟西南行,登刀刀山东坡,向南跨山梁,沿山梁脊部南缘东行,入南深沟,至今水泵厂,沿今南庄路东北行,跨南大街,穿越晋东化工厂住宅区,达五渡川。在这片神奇的黄土地上蕴藏着大量的煤铁矿资源及丰富的水资源。深井水、浅层水、涧水,泉水荡漾,溪流淙淙。正太铁路在境内沿村廓北自东向西,呼啸山城;桃河水在域外自上而下,长流不息。

《方輿紀事》载:“平潭城在平定州西北,相传为赵简子所筑”;《山西通志》(明成化版)卷七“古迹”载:“平潭城,在平定州西北二十五里,遗址略存,世传为赵简子所筑”;《平定县志卷·疆域》又载:小阳泉,县西十五里……众志记载,平潭城为赵简子所筑,与平潭城隔河相望的“筒子沟”之名缘于赵简子,而“筒子沟”正是山西省阳泉市“小阳泉村”之起源。

春秋末年,筒子沟沟深林密,进出隐蔽,是军队部署粮重、囤积粮草之所在。沟两侧有大小狐仙岭,翻过山岭则漾泉丰盈,土地肥美。为储备军需,防御邯郸叛军,赵简子不仅在这里练兵扩军,且招募民工、拓荒开垦,种五谷,养六畜,锻造兵器,建立家园。从此,以戍边开发为起源,军事防御为目的,开拓了狮脑山下、桃河南岸,漾泉村从北到南的广阔地界。后“漾泉”为“阳泉”。赵简之——小阳泉——阳泉市,这是一条不能断裂的承接与起源,也是当代人不能不去追溯的历史。在这千年历史长河中,在静与闹的交替与喧嚣中,我独爱故乡的河。

二

故乡的河,是季节性河。它来自狮脑山上及周边水源,只属于雨季。故乡的河,张狂也温婉,浑黄也清澈,重要的是规矩有道。

河道,是小阳泉村主街道。雨天为河道,晴天为主干道。西高东低,贯穿全村。河道南北多有建筑:明清大院、宗庙祠堂、大队部、小学校、砖窑、瓦房、茅草屋,也有依势而挖的土窑洞。卫生所便民服务;合作社供人消费;古

戏台飞檐翘角,余音绕梁;石雕牌坊凝重庄严,福泽后人。隋槐说古,水井言润。河道边是居民密集地,更是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道是:东塄西塄居首尾,一河两岸话诗篇。

河道南、河道北,无河修路筑道,有河隔岸问好。河道承载着村庄的繁华与热闹,河水则如歌谣,诵唱着千年不断的历史。

说起河,不得不再说泉、井水与溪流。古小阳泉水脉丰盈,泉眼多,水井多,溪水不断。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尚有水井20眼遍布全村,清流涧水随处可见。有的从沟底涌出、有的挂在半山、有的涧中走、有的庭院出、有的则从家户的厨灶间漾出……间歇泉、长流泉,雨季旺冬春则涸。

代表性泉源有四:一是村东河壑底西侧有个较大的泉眼,泉水漾涌不息,为方圆漾泉之首,漾泉四周形成了约600平方米的大水池,池中有鱼,村民称之为“大咕嘟泉”。二是小阳泉村有个鱼池,在今新景观前古戏台后,池中有个泉眼,就地漾泉,100多年前是渔场,水清鱼欢,人们叫此为“官地”,因水质好,方便易取,成为人们吃水的首选。三是西塄死汗沟有一泉源,据村中老人回忆,这个泉眼周围很大一片区域,夏季阴冷凉爽。即使酷暑,汗流浹背,只要到了这个地方,汗水顿消,如入冰宫,因而叫死汗沟。四是大兴矿沟底有泉眼多处,常年不涸。东塄居民曾圈泉源,垒石围水为生活之用。直到1970年家家户户都有了自来水为止。

其他泉源因战乱、挖掘及旧城改造等因素,遭到破坏,有的已经干涸,有的细水流淌。现在南涧(南沟掌)泉源仍有清泉洋溢,甘甜润泽,夏季有人在那里取水饮用,或浇花种菜。北寺沟(碌硐沟)12号楼旁边泉源常年流水可见;西塄1号楼(死汗沟)护坡上仍有泉水清流。

泉水、井水与溪流让古村落鲜活美丽,人畜兴旺,草木繁盛,富庶一方。1907年正太铁路建成通车,火车站在境内建立,火车的轰鸣拉开了城镇的雏形,小阳泉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清末民初达到昌盛,成为省模范村。

再说河道,小阳泉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且东西南北均有不同大小的山丘与沟壑,雨水不仅从狮脑山上来,还从四面八方来。自上而下,蜿蜒曲

折;四处漾水,支流遍地。

荀子曰: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没有泉水溪流及丰盈的水脉汇集,河道的水不会有浩浩荡荡从西到东的磅礴,也不会有“东阁”的汹涌激浪,“古道坡”的瀑布也不会呐喊怒吼,越过河滩进入桃河的倔强也不会成为景观。

三

东阁,是小阳泉最具标志性进村之道,始建于顺治四年,坐西朝东。楼分两层,上楼下阁。阁洞深阔,腰下为5层石砌墙基,腰上有砖砌拱形门洞,洞高5米、宽4米、深8米。楼阁高4米,宽与洞阁齐,整个阁楼高9米。每到雨季河水一路汇集欢腾,顺河道浩浩荡荡至阁洞,因受宽度限制撞击而怒吼发狂,汹涌激荡,形成高潮。

出洞阁向左斜刺里有一道石头坡,叫古道坡。坡分两段,靠村东阁洞一段为大一点的青色河石铺就,长约40多米,宽10多米,坡度约60度。陡坡下游是一段不长的平缓处,由小石头铺就。过了平缓地段南北有两个拱形券门,上有石刻,一个“千古春秋”,一个“泉流不息”。一个走人,一个走水。券门下面还是两道坡,是古道坡的第二段。一为南坡,南坡北端有一面石头墙为护坡,上面由大青石铺成,坡度较缓,专供人行马走。下了坡底是正太铁路桥下,再往前就是西河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那里是铁路货运仓库,储存有米面粮油、钢铁木材、建筑陶瓷及生活用品等等。西河滩的丰盈便是阳泉人的丰盈。那时候村民经常走这道坡路,上站下站,出门远行。二为北坡,此处叫河棚楞。河棚楞下建有河神庙,是供奉河神,祈求村民平安的。水从狮脑山上来,沿河道自西向东,出得阁洞向左飞流直下,形如瀑布,越南坡跨北坡冲出西河滩汇入桃河。

古道坡整体长百米,均由河石铺就,为商氏家族之后迁入小阳泉的刘氏家族第十一世刘佩德出资修筑。此坡从西南方斜刺里穿出一路下落趋向东北方,石头青亮光滑,镶嵌得当,多年不损。人道、水道、河神庙,是耄耋老人记忆中最为古老的进村之道。

阁洞、古道坡是河水最精彩的表演地,只有住在村东的人家有眼福,或村西人恰巧偶遇。我托父母福,属有福之人。

生活散记

“老铁路”和他的货郎车

□李玉玲



从南山东路往下走,我眼前一亮,那道亮丽的风景又出现了——“老铁路”和他的货郎车停靠在路边。

“老铁路”笑眯眯的,越发显得精神矍铄,他身边人来人往,很多人围着货郎车,一边跟“老铁路”逗乐子,一边挑选着心仪的物品。

“老铁路”真名李玉,今年98岁,退休前是阳泉火车站的铁路维修工,退休后曾经在阳泉六中做过几年茶炉工。做茶炉工那几年,他总爱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干眉净眼。他每天起早贪黑为老师和学生烧水,把锅炉房收拾得整洁卫生,将茶炉擦得干干净净。有的学生浪费水,他看见了总要大声提醒;有学生随地扔垃圾,他看见一次阻止一次;对个别不听劝的捣蛋鬼,他就亮出“硬招”:瞪着眼,拿起笤帚吓唬他们。

离开六中以后再见到老李,他身上还是那套劳动布工作服。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车上挂着各种塑料袋,在上站、南山等几条街上流动售货。听说后来他的“装备”升级,自行车换成了三轮车,车上还罩上了棚子。又听他小儿子说,现在的三轮车已经是第五代货郎车了,可见老李是老货郎了!

老李的货郎车让人耳目一新:货郎车设置着遮阳篷棚,上面横放着红底黄白字广告牌,黄色黑体字十分醒目:“塑料袋”“弹簧秤”“放大镜”;下面中号白色黑体字:“所有小商品一律一毛利润,送货上门”;第三行是黄色隶书,字虽小却道出了主人的宽大胸怀:“不图挣钱,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左右两侧挂满了小商品,刷子、箴篱、笤帚、抿圪斗床等等,琳琅满目,一应俱全。

老李热情地接待着货郎车前的老少顾客。有人说,李师傅,您能活到一百岁,老李听了高兴地说,谢谢你!你要什么,我白送你,不要钱!有人说,老人家,您能活到一百一十岁,老李兴奋地双手合十致谢,说,你也能活一百岁,送你一副手套。人们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的开朗与慷慨。

“老铁路”和他的货郎车,让人震惊,让人感动,让人佩服,也让人多少有些不解。这么大年纪,该待在家里享天伦之乐了,还这样走街串巷,南来北往,图啥呀,哪来这么大劲头?为此我拜访了老李。

老李看上去有些清瘦,但很精神,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老李说,活得年纪大了,我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动荡、战乱和贫穷,我忘不了国家的伤痛、民族的苦难和老百姓的不幸,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他说,我感激国家,感激党。我是劳动人民,我一辈子都在劳动,尽管老了,我还要劳动,还要做点对社会有益、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我要在做好事中度过余生。

老李的话说了很多,千言万语,归于一处,就是三个词:感恩、守根、利人。感恩,就是不忘党的恩情,感恩深义重,牢记在心,没齿不忘;守根,就是守住劳动人民这个根,守住劳动这个根,一辈子热爱劳动,永远做劳动人民;利人,就是忘我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多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希望老李健康快乐,平安顺遂!

诗词曲赋

秋风放牧漫天星星(外二首)

□荆卓然

打开一部喜欢的书,  
打开一万平方米晴朗的心情,  
打开一扇渴望阳光的窗户,  
打开对一个人的美好回忆,  
我看见昼夜兼程的秋风,  
正在放牧漫天星星。

月光是鞭子,夜空是牧场。  
每一颗星星都是丰收的田野啊!  
秋风将它们赶入五谷丰登的粮仓。

秋风乘坐着白云来了,  
携带着鸟鸣和丰收的芳香。

摆在桌子上的书卷,

也被一股秋风收割了。  
汉字也是米粒呀!

站在秋风里,  
每个人都是一株庄稼。  
我捏了捏自己的肥瘦。

高楼换了衣裳

这个秋天的清晨,  
让我学会了仰望。

几位外地口音的民工,  
悬在高大的办公楼外墙,  
正在为楼房更换保暖衣裳。

他们的命运,  
就系在一根直径大约两公分的绳子上。

保温材料已经穿到楼房身上,  
刷子、涂料,外加新鲜的阳光,  
在我的仰望里,

一边生根发芽,一边摇摇晃晃。

不急不躁的秋雨

不急不躁,娓娓道来。  
这场秋雨的性格,  
像极了一位我熟识的姑娘。

语速一档。词语消耗,  
百公里只有几两。  
几个词,  
就决堤了一个人的双眼。

晚熟的庄稼等待着秋雨,  
干旱的黄土等待着秋雨。  
秋雨是良医呀!  
几滴甘露,  
就让夏天居高不下的高烧,  
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体温。

我缓步走在秋雨中,  
不打伞,  
为燥热的心情降温。

